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
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宛平剧院与长江剧场2026演出季发布 好戏连台 剧场成“聚场”

昨天,2026上海宛平剧院与长江剧场演出季发布,以“拾戏而上 戏聚而生”为主题,围绕“致经典再新高”“戏有新象”“国潮新风”“体验与融合”四大板块展开,汇聚京剧、昆剧、沪剧、越剧、淮剧、评弹、黄梅戏等十余种戏曲剧种,同时融合话剧、歌剧、音乐会、舞蹈、儿童剧、光影放映等艺术形式。全年将推出约180台精品演出、超450场配套活动及200余场光影放映,以丰富内容、多元体验,打造“观演+体验”一体化的城市文化新场景。



杨婷娜(右)忻雅琴(左)演越剧《追鱼》

名家名团竞艳

此次演出季汇聚国内戏曲名家与顶尖剧团。京剧名家史依弘全年两度登台,将以《锁麟囊》的幽咽婉转与梅派经典的大气雍容,在同一方舞台上完成不同风格的隔空对话,彰显传统技艺的兼容并蓄。越剧名家赵志刚、张小君携手宁波小百花越剧团,将倾情献演《何文秀》《红楼梦》《蝶海情》三部经典,以细腻入微的表演再现忠贞爱情与家国情怀,在传统与现代的审美交融中焕新越剧艺术的质感。此外,越剧名家吴凤花也将奉上《狸猫换太子》,以苍劲挺拔的范派风骨演绎宫闱风云,在忠奸较量中呈现家国大义。黄梅戏名家吴琼也将率“黄梅戏天团”再度来沪,让黄梅戏温润如水的唱腔流淌于都市舞台。

此外,上海越剧院“盛世越章”系列、上海淮剧团《满庭芳》、上海评弹团《千里江山图》《菜肉馄饨》等也将轮番上演,在传承中赋予经典创新表达。

在连续两年引入稀有剧种的基础上,今年宛平剧院将特别打造“天下第一团”展演季,集中呈现十余种地方稀有剧种,让更多剧种被看见。

稀有剧种增色

宁波甬剧、余姚姚剧、新昌调腔、台州乱弹、温州瓯剧、衢州西安高腔等剧种登台,将带来《目连戏》《珍珠塔》《琵琶记》《双推磨》《贵妃醉酒》等一批代表性剧目。这些独具特色的剧种或以唱腔见长,或以武戏出彩,共同构成“百戏同台”的盛景,也为戏曲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舞台支撑。

今年演出季将在“戏有新象”板块大胆探索,以先锋实验、沉浸驻演、光影放映拓展戏剧边界。小剧场还会推出《假如我不是嵇康》《再生·缘》等先锋越剧作品,融合传统美学与现代叙事。

国潮新风板块则汇聚舞剧、歌剧、音乐会、儿童剧等多元艺术,让东方美学与现代审美相融。中央芭蕾舞团《红色娘子军》、舞剧《破冰》、新中式舞蹈《叹春风》相继登台;自得琴社、《丝路之乐·唐韵回响》以古乐新声再现东方雅韵;上海歌剧院将带来《江姐》《红军不怕远征难——长征组歌》,以恢宏气势传递红色精神;多部儿童剧如《夏荷鱼趣》《“谜”人的三星堆》等,还将以童趣方式让传统文化浸润少年儿童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记者手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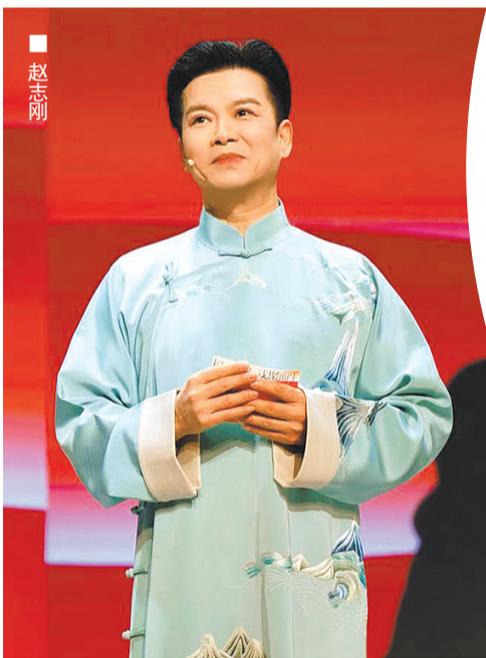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宛平与长江演出季最大的亮点,就是把“看戏”升级为可触摸、可参与、可感受、可体验、可消费的全方位文化体验。从台上到台下,从观者到参与者,剧场正消弭距离感,成为市民身边触手可及的“文化客厅”。宛平剧院“大宛集”美育品牌全面升级,开设戏曲体验、手作工坊、表演课程、研学营、冬夏令营等活动,并全新推出“月月游”游园会与城市美育开放日。长江剧场一楼公共空间推出文创潮品区、沉浸式打卡点、国潮市集与青年社交活动,形成“演出前打卡—演出中沉浸—演出后消费”的完整动线,让剧场成为与街区、城市融为一体的艺术“活态展厅”。

当剧场成为“聚场”,“文化客厅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。上海大剧院的艺术游园会,把艺术解码游戏、汉服巡礼、民乐快闪、手工坊融入开放空间,让殿堂剧场变成人人可进的艺术乐园;保利时光里的戏曲市集走进商圈,戏服体验、非遗手作、戏曲快闪与日常消费相融,让传统艺术在烟火气里生根;静安戏剧谷以“全城有戏”为理念,将舞台延伸到街区、广场、商圈,三百余场活动覆盖街巷,让戏剧走出剧场,融入城市肌理。

当艺术打开大门,以更轻盈、更亲切的姿态走向大众,日常生活便有了持久的美感与温度。一座有魅力的城市,正需要这样的剧场与空间——不只上演好戏,更能滋养人心;不只服务观众,更能点亮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。

朱渊

演好戏 养人心



赵志刚

新大众文艺 艺术人

啸音玄妙千年 热爱探索至今

博物馆空调工程师陈坚的指哨人生

弄堂深处,蟋蟀声此起彼伏,一群孩子围得水泄不通。人群之外,一个身形瘦小的男孩踮起脚尖,努力想看清战况,却终究只能听见声响。他索性不再勉强,站在外圈,学着蟋蟀叫起来——一声,两声,竟以假乱真。大孩子纷纷回过回头来,四处寻找这只“蟋蟀”的藏身之处。那年,陈坚不过小学两三年级,却已在无意间展露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:对声音的敏锐模仿。

这段弄堂往事,仿佛一个预言。数十年后,当陈坚站在东方卫视“2025时代达人秀”的舞台上,以一曲嘹亮高亢的指哨征服全场,人们终于知道,那个曾在人群外围观自鸣响的孩子,终究把一门古老技艺吹到了舞台上。



陈坚表演指哨 本报记者 董凯 摄

全靠揣摩

指哨,古称“啸指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以指夹吹之,然后有声谓之啸指。”古人形容它“玄妙足以通神悟灵,精微足以穷幽测深”,始于秦汉,盛于魏晋,相传诸葛亮、柳宗元皆是此中好手。

陈坚的“啸”声,最初是从电影里听来的。中学时代,他痴迷于《难忘的战斗》《南征北战》等战争片,发现片中联络暗号常常是指哨。青年时代他又迷上唱歌,一个人能反串好几个角色,间奏时情不自禁跟着旋律吹起指哨来——仿佛手指和喉咙之间有一条天然通道,旋律由此穿而过。

没有师傅,全靠自己揣摩。陈坚渐渐摸索出了门道:口哨委婉清越,气流经舌槽从口中冲出,嘴唇是出音点;指哨则以手指代替了双唇,出音点落在手指与舌头之间,需要更大的气流才能激出声响,因此格外嘹亮高亢、激昂澎湃,天生适合演绎凯旋的旋律。难能可贵的是,陈坚左右手皆能吹奏,从1990年至今,他吹了36年。

自由发挥

1996年,陈坚作为空调工程师被人才引进上海博物馆,管理大型中央空调,负责环境温控。博物馆的工作严谨而安静,

但他骨子里的热闹从没消停过。双休日、夜晚,他常与同好者相聚,唱歌、吹唱组合,自得其乐。他笑言:“物以稀为贵,人以怪出彩。”这份“怪”让他当上了博物馆的文体委员,逢年过节登台表演,成了同事眼中最特别的“馆藏”。

因为热爱,陈坚探索不停,让指哨从自娱走向了艺术。他创造性地将指哨与歌唱、器乐、舞蹈、乐队、旗袍文化等元素有机融合,形成一种独特的音乐体系,不断突破边界。在他的演绎里,指哨不再是孤零零的声响,而是可以穿插口技、模仿万物。一曲《希望的田野上》,他在间奏中藏进蛙鸣;《歌声与微笑》里,又用口技添上号声。“指哨是千变万化、自由发挥的。”他说。

为了这份“自由发挥”的空间,陈坚的生活就是一场无止境的采风。他对听觉有着近乎偏执的敏感:画眉鸟的叫声被他认作世界上最好听的鸟鸣,他便常去遛鸟的地方静静观察;去西藏,他留心老鹰掠过天际的啸声;到农家乐,他分辨不同动物的叫声差异。有段时间他住在养鸡场附近,学了几声公鸡叫,竟引得真公鸡与他“对答”。每遇妙音,他便用手机拍下视频,回来反复揣摩。这份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热爱,让他的指哨有了血肉。

无法低调

2010年,陈坚加入中国口哨协会;2011年,他赴日本参加中日口哨文化交流,又在韩国女王杯的赛场上一鸣惊人。2025年10月,东方卫视“时代达人秀”的舞台上,他捧回“时代达人”的奖杯。

如今,年过六旬的陈坚走在街上,常被人一眼认出。鲜黄色的衬衣、宝蓝色的马甲、红色的羽绒服——一身鲜亮的色彩,和他吹出的指哨一样,无法低调。

从弄堂里学蟋蟀叫的男孩,到中国指哨传承人,陈坚用了几十年。他说,吹指哨第一要喜欢音乐,第二要会吹口哨,第三要把口哨的意念传递到手指上。说到底,那是一种从心到手、从手到音的传递。

据史料记载,指哨最初用于与马交流、与动物对话,是人与自然之间最质朴的声线。而今,它被陈坚带上舞台,让更多人听见了中国古老艺术的另一种可能。他的心愿,是有人能把这份遗产传下去。毕竟,千年之前,它曾“玄妙以通神灵”;千年之后,它依然可以在寻常人间,发出清亮的啸声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晟



陈坚采访 扫码看